

《黄宗羲梨洲文》（明清）黄宗羲撰

陆周明墓志铭（甲辰）

王征南墓志铭

王仲撝墓表

高旦中墓志铭

• 陆周明墓志铭（甲辰）

司马迁传游侠，以乡曲之游侠与独行之儒比量，而贤夫侠者；以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比量，而难夫布衣。然时异势殊，乃有儒者抱咫尺之义，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侠之途，既无有士卿相之富厚，其所任非复闾巷布衣之事，岂不尤贤而尤难哉？十年以前，亦尝从事于此，心枯力竭，不胜利害之纠缠，逃之深山，以避相寻之急，此事遂止。其时周明与其客以十数见过，皆四方知名之士。余间至其城西田舍，复壁柳车，杂宾死友，咄嗟食办。余既自屏，周明亦不相闻问，然颇闻其喜事益甚，江湖多传周明姓名，以为异人。嗟呼！周明亦何以异于人哉？华屋甫田，婚嫁有无，人情等尔，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脐，人见其踵侧焦原，手搏雕虎，遂以为异。虽然，周明一布衣诸生，又何所开天下事，而慷慨经营，使人以侠称，是乃所以为异也。

周明姓陆氏，名字■〈火鼎〉，鄞县人也。祖某。父世科，大理寺卿。母某氏。配周氏、崔氏。子经异、经周。婿万斯大。少与钱司马读书，慷慨有大志。司马江上之事，周明实左右之。祥兴航乘，其诸臣风帆浪楫，栖迟金鳌牡蛎之间，非内主之力，则亦莫之能安也。

癸卯岁，周明为降卒所诬入省狱。狱具，周明无所诘误，脱械出门，未至寓而卒。周明以好事尽其家产，室中所有，唯草荐败絮及故书数百卷。讣闻，家中整顿其室，得布囊于乱书之下，发之，则人头也。其弟春明识其面目，捧之而泣曰：『此故少司马笃庵王公头也』！

初，司马兵败，梟头于甬之城阙。周明思收葬之，每徘徊其下。一日，见暗中有叩首而去者，迹之，走入破屋。周明曰：『子何人』？其人曰：『吾渔人也』。周明曰：『子必有异，无为吾隐』？其人曰『余毛明山，曾以卒伍事司马，今不胜故主之感耳』！周明相与流涕而诣江子云，计所以收其头者。江子云者，故与明周读书之将也，失势家居。会中秋竞渡，游人杂沓。子云红笠握刀，从十余人，登城邀戏，至梟头所，问守卒曰：『孰戴此头也者』？卒以司马对。子云佯怒曰：『嘻！吾怨家也，亦有是日乎』！拔刀击之，绳断堕地。周明、明山已豫立城下，方是时，龙舟噪甚，人无回面易视，周明以身蔽，明山抬头，杂俦人而去。周明得头，祀之书室，盖十二年矣，而家人无知者。至是而春明始瘞之。

昔李固之死，汝南郭亮左提章钺，右秉铁钻，诣阙上书，乞收其尸。南阳董班亦往哭。固殉尸不肯去。栾布奏事彭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彼皆门生故吏，故冒死而不顾。周明之于司马，非有是也。一念怜其忠义，遂不惜扞当世之文罔，所谓尤贤尤难者，不更在是乎？

初，周明读书时，有弟子讼其师，师不得直。周明诣文庙伐鼓恸哭，卒直其师而后止。昔震川叙唐钦尧争同舍生之狱，以为生两汉时，即此可以显名当世。在周明视之，寻常琐节耳，独恨不得司马迁以拾之。余因万斯大而论次，仅以答周明曩昔之一顾也。铭曰：

或骇其奇，或叹其拙，茫茫宇宙，腐儒蚓结。

• 王征南墓志铭

少林以拳勇名天下，然主于搏人，人亦得以乘之。有所谓内家者，以静制动，犯者应手即仆，故别少林为外家，盖起于宋之张三峰。三峰为武当丹士，徽宗召之，道梗不得进。夜梦玄帝授之拳法，厥明，以单丁杀贼百余。三峰之术，百年以后流传于陕西，而王宗为最着。温州陈州同从王宗受之，以此教乡人，由是流传于温州。嘉靖间，张松溪为最着。松溪之徒三四人，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魁，由是流传于四明。四明得近泉之传者为吴昆山、周云泉、单思南、陈贞石、孙继槎，皆各有授受。昆山传李天目、徐岱岳。天目传余波仲、吴七郎、陈茂弘。云泉传卢绍岐。贞石传董扶舆、夏枝溪。继槎传柴玄明、姚石门、僧耳、僧尾。而思南之传则为王征南。思南从征关白，归老于家，以其术教授；然精微所在，则亦深自秘惜，掩关而理，学子皆不得见。征南从楼上穴板窥之，得梗概。思南子不肖，思南自伤身后莫之经纪，征南闻之，以银卮数器，奉为美饗之资。思南感其意，始尽以不传者传之。

征南为人机警，得传之后，绝不露圭角，非遇甚困则不发。尝夜出侦事，为守兵所获，反接廊柱，数十人轰饮守之。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缚，探怀中银望空而掷，数十人方争攫，征南遂逸出。数十人追之，皆碇地，匍匐不能起。行数里，迷道田间，守望者又以为贼也，聚众围之。征南所向，众无不受伤者。岁暮独行，遇营兵七、八人，挽之负重。征南苦辞求免，不听。征南至桥上，弃其负，营兵拔刀拟之。征南手格，而营兵自掷仆地，铿然刀堕。如是者数人。最后取其刀，投之井中，营兵索绁出刀，而征南之去远矣。凡搏人皆以其穴，死穴、晕穴、哑穴，一切如铜人图法。有恶少侮之者，为征南所击，其人数日不溺，踵门谢过，始得如故。牧童窃学其法，以系伴侣，立死。征南视之曰：『此晕穴也，不久当苏』。已而果然。征南任侠，尝为人报讎，然激于不平而后为之。有与征南久故者，致金以讎其弟，征南毅然绝曰：『此以禽兽待我也』

！

征南名来咸，姓王氏，征南其字也。自奉化来鄞。祖宗周，父宰元，母陈氏。世居城东之车桥。至征南而徙同岙。少时隶卢海道若腾。海道较艺给粮，征南尝兼数人。直指行部，征南七矢破的，补临山把总。录忠介公建口，以中军统营事，屡立战功，授都督僉事副总兵官。事败，犹与华兵部勾致岛人，药书往复。兵部受祸，讎首未悬，征南终身食菜以明此志，识者哀之。征南罢事家居，慕其才艺者以为贫必易致，营将皆通殷懃，而征南漠然不顾。锄地担粪，若不知己之所长，有易于求食者也。一日，遇其故人，故人与营将同居，方延松江教师讲习武艺。教师倨坐弹三弦，视征南麻巾缁袍，若无有。故人为言征南善拳法，教师斜盼之曰：『若亦能此乎』？征南谢不敏。教师轩衣张眉曰：『亦可小试之乎』？征南固谢不敏。教师以其畏己也，强之愈力。征南不得已而应，教师被跌。请复之，再跌而流血破面。教师乃下拜，贖以二缣。

征南未尝读书，然与士大夫谈论，则蕴藉可喜，了不见其为羸人也。余弟晦木尝揭之见钱牧翁，牧翁亦甚奇之。当其贫困无聊，不以为苦，而以得见牧翁、得交余兄弟沾沾自喜，其好事如此。予尝与之入天童，僧山焰有膂力，四五人不掣其手，稍近征南，则蹶然负痛。征南曰：『今人以内家无可眩曜，于是以外家搀入之，此学行当衰矣』。因许叙其源流。忽忽九载，征南以哭子死。高辰四状其行，求予志之，余遂叙之于此。岂诺时意之所及乎？生于某年丁巳三月五日，卒于某年己酉二月九日，年五十三。娶孙氏。子二人；梦得，前一月殇，次祖德。以某月某日葬于同岙之阳。铭曰：

有技如斯，而不一施。终不鬻技，其志可悲。水浅山老，孤坟孰保？视此铭章，庶几有考。

• 王仲擣墓表

君讳正中，字仲擣，直隶保定人，登丁丑进士第，未谒选，索游于高唐州。会大兵南下，转运银杠亦避入高唐。大兵围高唐，州守以为银杠旦晚是敌物，不如以此鬻城，免士女屠戮流离之苦。立要约使与议者押字，仲擣与焉。事平，转运者上失物状，于是逮高唐守及仲擣论死，系狱数年。刑科给事中李清理而出之，降补扬州照磨，移知长兴县。

国变后，失官，避地于绍兴。截江时，以兵部职方司主事掇余姚县事。是时，公私赤立，剽夺为豪，市魁里正，朝得札付一纸，暮便入民舍，根括金帛，系僮丁壮，交错道路，郡县不敢何问为某营也。仲擣设兵弹压，各营取饷，必使经由于县，品核资产，裁量以应之。非是则为盗贼。总兵陈梧败于樵李，渡海至姚，卤掠乡聚。仲擣遣兵击之，乡聚相犄角，杀梧。行口，忌仲擣者以此声讨。某谓梧之见杀，犯众恶也，不当罪正中，上疏救之，乃止。

张国柱劫定海，王总兵纵兵大掠，列船江上，入城牢搜者二千人。仲擿拦止。所围大姓数家，从仲擿丐命，仲擿为之消息。国柱终不得志而去。田仰、荆本彻先后过姚江，舟楫蔽江，皆帖帖俯首，不惊鸡犬。盖人民之恃仲擿，一时如决水之堤焉。升监察御史。

尚宝寺卿朱大定、太仆寺卿陈潜夫、兵部主事吴乃武皆从浙西来，受约束。坛山烽火，达于武林。仲擿短小精悍，喜于任事，虽以武宁群从得不为列营所挠，亦其智计有以副之也。好读实用之书，不事文采。其言星象，则从闽人柯中炯于狱中受之。行□初建，进□所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。丁亥，访某山中。某时注授时历，仲擿受之而去。壬辰来访，授以律吕。辛丑来访，授以壬遁。仲擿皆能有所发明。自某好象数之学，其始学之也，无从叩问，心火上炎，头目为肿。及学成而无所用，屠龙之技，不待问而与之言，亦无有能听者矣。蛩然之音，仅一仲擿，又以饥火驱走南北。

丁未二月，遇之越城，为言年来益困，将于鉴湖滨佃田五亩，佐以医，小续食耳。其年八月十九日，仲擿卒，年六十九，权厝于山阴之陈常堰。所著周易注若干卷、律书详注一卷。子一人，三捷。嗟呼！某与仲擿交二十余年，与之同事而无成，与之共学而未毕。仲擿生时，已无人知仲擿者，向后数年，复更何如？此纸不灭，亦知稽山块土曾塞黄河也！

• 高旦中墓志铭

启祯间，甬上人伦之望，归于吾友陆文虎、万履安。文虎已亡，履安只轮孤翼，引后之秀以自助，而得旦中。旦中有志读书。履安语以『读书之法，当取道姚江，子交姚江而后知吾言之不诬耳』。姚江者，指余兄弟而言也。慈溪刘瑞当亦言：『甬上少年黑而髯者，近以长诗投赠，其人似可与语』。己丑，余遇之履安座上。明年，遂偕履安而来。

当是时，旦中新弃场屋，彩饰字句，以竟陵为鸿宝。出而遇其乡先生长者，则又以余君房、屠长卿之寐语告之。余乃与之言：『读书当从六经，而后史、汉，而后韩、欧诸大家。浸灌之久，由是而发为诗文，始为正道。舍是则旁蹊曲径矣。有明之得其路者，潜溪、正学以下，昆陵、晋江、玉峰，盖不满十人耳。文虽小伎，必由道而后至。毗陵非闻阳明之学，晋江非闻虚斋之学，玉峰非闻庄渠之学，则亦莫之能工也』。旦中锐甚，闻余之言，即遍求其书而读之，汲深解惑，尽改其纨绔余习，衣大布之衣，欲傲岸颓俗。与之久故者，皆见而骇焉。

余自丧乱以来，江湖之音尘不属。未几，瑞当、履安相继物故，旦中夔然出于震荡残缺之后，与之惊离吊往，一泄吾心之所甚痛，盖得之而喜甚。自甬上抵余舍，往来皆候潮汐，疾风暴雨，泥深夜黑，旦中不以为苦，一岁常三、四至

。一日病蹶，不知人，久之而苏，谓吾魂魄栖迟成山车厩之间，大约入黄竹浦路也。黄竹浦，余之所居，其疾病瞑眩，犹不置之。旦中之于余如此。

旦中家世以医名，梅孤先生针灸聚英、志斋先生灵枢摘注皆为医家轨范。旦中又从赵养葵得其指要，每谈医药，非肆人之为方书者比。余亟称之。庚子，遂以其医行世。时陆丽京避身为医人已十年，吴中谓之陆讲山，谒病者如市。旦中出而讲山之门骤衰。盖旦中既有授受，又工揣测人情，于容动色理之间，巧发奇中，亦未必纯以其术也。所至之处，蜗争蚁附，千里拏舟，谕月而不能得其一诊。孝子慈父，苟能致旦中，便为心力毕尽，含旦中之药而死亦安之若命矣。嗟乎！旦中何不幸而有此？一时簧鼓医学为之一哄，医贯类经家有其书，皆旦中之所变也。旦中医道既广，其为人也过多，其自为也过少。虽读书之志未忘，欲俟草堂资具而后可以并当一路。近岁，观其里中志士蔚起，横经讲道，文章之事，将有所寄。旦中惕然谓吾交姚江二十余年，姑息半途，将以桑榆之影收其末照，岂意诸君先我绝尘耶？傍惶慨叹，不能自己，而君病矣，是可哀也。

旦中美髯玉立，议论倾动。虽复流品分途，而能缱绻齐契，三吴翕然以风概相与。其过金阊，徐昭法必招之入山，信宿话言。蠡城刘伯绳少所容接，每遇旦中，不惜披布胸怀。旦中亦此两人自重。所过之地，喜拾清流佚事，不啻珠玉，盖履安之余教也。少喜任侠。五君子之祸，连其内子。旦中走各家告之，劝以自裁。华夫人曰：『诺！请得褒衣以见先夫于地下』，旦中即以其内子之服应之，殡殓如礼。家势中落，药囊所入有余，亦缘手散尽，故比死而悬磬也。旦中姓高氏，讳斗魁，别号鼓峰，韩国武烈王琼之后。建炎南渡，王之五世孙修职郎世殖目汴徙鄞，始为鄞人。修职生元之，字端叔，学者称为万竹先生，楼宣献公钥志其墓。万竹之四世孙明善，洪武初亦以隐德称安敬先生。安敬之四世孙士有文名，尝摘注灵枢，称志斋先生，赠刑部山东司郎中，旦中之曾祖也。祖萃，万历甲戌进士，知广东肇庆府，赠右副都御史。父德，光禄寺署丞，致仕封右副都御史。母黄氏，赠太淑人。旦中则马氏孺人所生也。光禄五子。长斗枢，崇祯戊辰进士，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。旦中行在第三，娶朱氏，生子五人，字靖、字厚、字丰、字皞、字调；侧室赵氏，生子二人，字祝、字胥。女三人。孙男几人。

去年十月，旦中疾亟，余过问之。旦中自述：『梦至一院落，锁鏊甚严，有童子告曰：邢和璞丹室也，去此四十七年，今将返矣。某适四十有七，非前定乎』？卧室暗甚，旦中烧烛自照曰：『先生其视我！生平音容尽于此日。先生以笔力留之，先生之惠也』。余曰：『虽然，从此以往，待子四十七年而后落笔，未为晚也』。

明年，过哭旦中，其兄辰四出其绝笔，有「明月冈头人不见，青松树下影相亲」之句，余改「不见」为「共见」。夫可没者形也，不可灭者神也。形寄松下，神留明月。神不可见，则堕鬼趣矣。旦中其尚闻之。辰四理其垂歿之言以请铭，余不得辞。生于某年癸亥九月二十五日，卒于某年庚戌五月十六日。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乌石山。铭曰：

吾语旦中，佐王之学。发明大体，击去疵驳。小试方书，亦足表襮。淳于件系，丹溪累牒。始愿何如，而方伎齷齪。草堂未成，鼓峰矗矗。日短心长，身名就剥。千秋万世，恃此幽斲。

——以上录自「南雷集」。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
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
水落鱼梁浅，天寒梦泽深
羊公碑尚在，读罢泪沾襟